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CHUNCHAO

春潮

(美)海明威 著 严加丰 译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CHUNCHAO

春潮

(美)海明威 著 严加丰 译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童 睿
封面设计：嫁衣工舍
版式设计：中图传媒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春潮 /（美）海明威（Hemingway,E.）著；严加丰译.
—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6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ISBN 978-7-5676-0358-5
I. ①春… II. ①海… ②严…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19218号

春潮

（美）海明威 著；严加丰 译

出版发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241002
网 址：<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0553）3883578/5910327/5910310（传真）
E-mail: asdcbsfxb@126.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制：三河市杨庄双菱印装厂
版 次：2013年6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规 格：787×1092 1/16
印 张：10
字 数：168千
书 号：ISBN 978-7-5676-0358-5
定 价：16.00元

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春 潮.....	1
第一部 红色和黑色的笑声	1
第一章	1
第二章	3
第三章	5
第四章	8
第五章	11
第二部 奋斗求生	20
第六章	20
第七章	24
第八章	27
第九章	32
第十章	34

第三部 大战中的男人们以及社会的消亡	37
第十一章	37
第十二章	43
第四部 一个伟大民族的消亡以及美国人的形成和败坏	52
第十三章	52
第十四章	55
第十五章	59
第十六章	63
拳击家.....	66
最后的一片净土.....	78
印第安人营地.....	149

春 潮

第一部 红色和黑色的笑声

第一章

瑜伽·约翰逊站在密歇根州一家很大的水泵制造厂的窗前朝外望着，春天马上就要降临了，那个喜欢摇笔杆的家伙——哈钦森曾经写过“冬天来了，春天还会是遥远的事吗？”难道今年又会应验了不成？瑜伽·约翰逊特别想知道。斯克里普斯就站在瑜伽旁边的第二个窗口，奥尼尔——一个长了一张又长又瘦的脸并且又高又瘦的人，两人都站在窗口朝外望着这个水泵制造厂没有一个人影的院子。那些马上就要运走的一台台装在板条箱里的水泵被大雪覆盖着，等到春天来临，雪化了，厂里的工人们便要取出这些雪封的码成堆的箱装水泵，并且拉到G. R. & I. 铁路的车站那儿，在那里把它们装上平板车然后将其运走。瑜伽·约翰逊望着院子里那些被雪封住的水泵，呼出的气在冰冷的玻璃上结成了无数细小玲珑的霜花，漂亮极了。瑜

伽·约翰逊想起了巴黎，或许正是现在这些细小玲珑的霜花让他想起了曾在那里待过两个礼拜的花都。两个礼拜，那曾是他人生中最最高兴的两个礼拜。这回事还有其他的一切如今却被他全都抛在脑后啦。

斯克里普斯·奥尼尔拥有两个妻子。此时的奥尼尔站在窗口望着窗外，带着他那固有的纤弱却又硬朗的样子，显得特别有弹性，他想起了他的两个妻子。一个住在曼塞罗那，另一个住在佩托斯基。从上一年春季直到现在，他还没见过他那住在曼塞罗那的妻子。他望着窗外的水泵厂院子，心里想春天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与曼塞罗那的妻子相会？与曼塞罗纳的妻子在一起时，斯克里普斯常常会喝得酩酊大醉。他醉了，跟他妻子就十分快活。他们便会一起走到火车站，之后他们会沿着铁轨走出站，然后再一起坐下，喝着酒，看着一辆辆火车飞驰而过。他们也会坐在俯瞰铁路的一座小山丘上的某一棵松树的下面，喝着小酒。有时他们会喝个通宵，有时他们会一连喝一个礼拜，这对他们来说很有好处，这样会使斯克里普斯变得更加坚强起来。

斯克里普斯还有个女儿，他戏称她是邋遢妹奥尼尔。她的真实姓名叫露西·奥尼尔。斯克里普斯跟他的妻子到铁路边上一连喝了三四天之后，有一天晚上他突然失去了他的妻子。他不知道她去了哪里。等他醒来时，四下里是一片漆黑。他便沿着铁道往城区一步一步走去，脚下的枕木是硬邦邦的。他试图在铁轨上走，但他做不到。没错，他心中有数。他沿着枕木走，进城可有很长的一段路程。终于，他走到能看得到车辆编组场的灯光的地方。他从铁轨边急转弯，走过曼塞罗那中学，那是一座黄色砖砌的建筑，一点也没有洛可可的风格，不像曾在巴黎见过的那些建

筑。然而，他从来没去过巴黎，去巴黎的人不是他，而是他的朋友瑜伽·约翰逊。

瑜伽·约翰逊望了望窗外。就快到关闭这水泵制造厂过夜的时候，他小心地把窗子打开，只留了一道缝儿，这可就足够了。外边院子里，积雪开始融化了。一阵温暖的奇努克风吹起，水泵工人们就这么叫。这阵温暖的奇努克风透过窗子吹进这水泵制造厂时，工人们都放下了他们的工具。其中包括许多印第安人。

那工头是个牙关紧锁的小矮个，他曾经外出旅游，一度到过德卢斯。德卢斯远在这大湖蓝色水面的对面，在明尼苏达州的一片林区内，在那儿他有过一段奇妙的经历。

那工头把一只手指伸进嘴里润湿了一下，然后竖在空中，他感觉到这暖风吹在手指上。他懊恼地摇了摇头，又朝工人们笑了笑，或许有点儿冷冰冰的。

“得了，这就是定期的奇努克风，小伙子们。”他说。

工人们大多默默无语，然后挂起他们的工具。那些完成一半的水泵被收起，安放在支架上。工人们依次走出来，有些人讲话，还有些默默无语，有几个在咕哝，一起上洗手间去洗手洗脸。

透过窗子，可以听到外面一声印第安人作战时的呐喊。

第二章

斯克里普斯·奥尼尔站在曼塞罗那中学外面抬头看了看那些亮着灯的窗子。暮色已经黑下来了，正在下雪，从斯克里普斯记事时起就一直在下雪。有个过路人站住了，对斯克里普斯瞪了一

眼。对他来说，这男子到底跟他有什么关系啊？他继续赶路了。

斯克里普斯站在雪地里，抬头环视着中学的那些亮着灯的窗子，人们正在屋里学习。他们上课直到深夜，男孩们和女孩们竞相钻研知识，他们这股学习的强烈欲望正在席卷美国。他的女儿，那个小邈邈妹，花掉了他整整75块钱去看医生的女孩，也正在里面学习。斯克里普斯感到很自豪，要他去学习真是太迟了，然而在那里，一天又一天、一夜又一夜，邈邈妹正在学习着。她天生就有这份能耐。

斯克里普斯朝前一直走到他家的房子那儿。那房子很小，不过斯克里普斯的妻子并不在意房子的大小。

“斯克里普斯”，两人一起喝酒时，她经常这样说，“我可不要一座皇宫，我只要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地方。”斯克里普斯相信她说的话是真的。这会儿，黄昏已经过去了很久，他在雪中行走，看见自己屋子的灯光，庆幸自己相信她的话。回家时，这样可比到一座皇宫要好得多，他可不是那种妄想有座皇宫的主儿。

他打开自家的屋门，走进去。有些想法在他脑海里不断涌现，他竭力想把它排除，但是不行。他的朋友哈利·派克有一次在底特律结识的那个写诗的家伙写过些什么来着？哈利经常这样背诵：“纵然我游遍乐园和皇宫。可惜，没有一处地方比得上家。”他记不清那些词儿了。他给它写了一支很简单的曲调，教露西唱，那还是他初次结婚时的事。如果斯克里普斯有机会继续干下去，他可能会成为一名作曲家，成为那好写芝加哥交响乐队演奏的那种牢什子的家伙中的一个。他让露西当晚就唱这支歌。他永远不再喝酒了。酗酒使他失去了乐感。有很多次他醉了，夜间，火车爬上博因瀑布城那边坡道时的汽笛声听来比斯特拉文斯

基这家伙曾写过的任何东西都更动听。这是酗酒造成的，这可使得不得，他要去巴黎，就像拉小提琴的阿尔伯特·斯波尔丁那样。

斯克里普斯打开了屋门，他走进屋里。“露西，”他喊道，“是我，斯克里普斯。”他永远不再喝酒了，不再到铁轨边消磨夜晚了。“露西！”他又叫道，有一份恐慌感从他嘴里发出来。他的朋友沃尔特·西蒙斯有一次载一匹种马在巴黎旺多姆广场上被一辆路过的巴士碾过时，听到它嘴里发出的就是这样的叫声。巴黎没有阉马，所有的马都是种马，但是他们并不培育母马。大战以来就是这样，大战改变了一切。

“露西！”他又叫道，接着又是一声“露西！”没有人回应，屋内空无一人。在他自己被人抛弃的屋里，他孤独地站在那里，身子又长又瘦，这时透过满是雪花的空气，他听到一声遥远的印第安人作战时的呐喊。

第三章

斯克里普斯离开曼塞罗那，他跟那地方没有关系了，一个这样的小城给了他什么呀？什么也没有。你辛苦了一辈子，结果却出了这样的事。多年的积蓄一扫而光，什么都没了。他动身去芝加哥找活儿干，芝加哥才是个好地方。瞧它的地理位置，就在密歇根湖的西南部。芝加哥能成大事，哪个傻瓜都看得出来。他要在今天叫做大环的地区买地，那是零售业和制造业的大区。他要以很低的价钱买进地皮，就此抓住不放，让人来试试从他手里夺走吧。他现在已懂得一两手啦。

他孤苦零丁的一个人，风雪吹着他的头发，沿着铁轨走去，

这是他这辈子经历过的最寒冷的夜晚。他捡起一只因冻僵而倒在路轨上的鸟儿，放在衬衫里面使它暖和。这只鸟儿紧紧地挨在他暖和的身子上，感激地啄起他的胸膛来。“可怜的小家伙，”斯克里普斯说，“你也觉得冷啊。”

他的双眼流出泪水。

“让这风见鬼去，”斯克里普斯自言自语，又面朝这风雪走去。这风是径直从苏必利尔湖上吹来的，斯克里普斯头顶上的电报线在风中嗖嗖作响。透过黑夜，斯克里普斯看见有只黄色的大眼睛朝他迎来。这台庞大的火车头在暴风雪中越来越近了。斯克里普斯跨到轨道的一边，让它开过去。那个摇笔杆的老文豪莎士比亚写过什么来着，“强权即真理”？火车在下着雪的黑夜里开过身边，斯克里普斯想起了这句话。机车先驶过去，他看见司机俯身把一大铲一大铲的煤块甩进敞开的炉门里，他的脸被敞开的炉膛门射出的火光照亮，他戴着护目镜，一只手按在扼气杆上。斯克里普斯想起那些芝加哥无政府主义者在被处绞刑时说过的话：“尽管你们今天扼杀我们，你们仍然无法扼杀我们的灵魂。”在芝加哥森林公园游乐场旁的瓦尔德海姆墓地，他们被埋葬的地方有一座纪念碑，斯克里普斯的父亲经常在星期天带他到那里。这纪念碑全部是黑色的，上面有个黑色的天使，这是斯克里普斯小时候发生的事。当时，他经常问父亲：“父亲，为什么我们星期天来看这些无政府主义者，而去乘惊险滑梯呢？”他对父亲的回答从没感到满意过，当时他还是个穿短裤的小男孩。父亲曾是个伟大的作曲家，而母亲是个从意大利北部来的妇女，这些意大利北方人是奇特的人。

斯克里普斯站在轨道边，那一节节又长又黑的车厢在雪中从他的身旁卡哒卡哒地驶过。所有的车厢都是普尔曼卧车，窗帘都

被拉下了。一节节车厢驶过，灯光从黑黑的车窗底部的窄缝中射出。如果这列车开向另一方向就会轰隆隆地响，但是它正在爬上博因瀑布城的坡道，它开得比下坡时慢。然而还是太快，斯克里普斯无法跟上。他想起自己是个穿短裤的男孩时曾是扒装食品杂货的大车的高手。

斯克里普斯站在轨道边，这又长又黑的一列普尔曼卧车从他面前驶过。谁坐在这些车厢里呢？他们是美国人，睡梦中还在攒钱吗？她们是做母亲的吗？他们是做父亲的吗？其中有情侣吗？或者，他们是欧洲人，给大战弄得厌弃人生的一种筋疲力尽的文明中的成员吗？斯克里普斯很想知道。

最后一节车厢驶过他面前，火车在轨道上一路驶去。斯克里普斯看着车尾灯在黑暗中消失，这时雪片正在黑暗中缓缓地飘落，那只鸟儿在他衬衫内扑动着。斯克里普斯沿着一根根枕木拔腿走去，他想当晚就赶到芝加哥，如果能行的话，明天早上就可以开始工作了。鸟儿又扑动了一下，这时它太虚弱无力了。斯克里普斯伸手按住它，让它停止扑动。鸟儿终于静下来了，斯克里普斯在铁轨上大步流星地走去。

实际上，他用不着赶到芝加哥那么远的地方去，还有的是别的地方。当评论家的亨利·门肯把芝加哥称为“美国的文学之都”，那又怎样？还有大急流城呢，一旦到了大急流城，他就可以开始做家具生意。人家就是这样发财的。大急流城的家具是有名的，凡是有小夫妻在傍晚散步时谈起建立家庭的地方都知道它的名字。他想起小时候在芝加哥见到过的一块招牌。他母亲和他一起赤脚走遍，或许就是今天叫大环的市区挨大急流城位于密歇根州下半岛的西部，为该州第二大城，是美国成批生产大众化家具的中心之一。当去每家每户乞讨的时候，他母亲曾指给他看

过，她喜欢这招牌上那些电灯在闪闪发光。

“这灯光就像我家乡佛罗伦萨的圣米尼亚托的一样，”她对斯克里普斯说。“好好看看，我的儿子，”她说，“因为有一天你的乐曲会由翡冷翠交响乐队在那儿演出。”

斯克里普斯的母亲裹着条旧围巾躺着的地方，或许就是今天黑石大饭店所在的地方时，她经常一连好几个小时注视着这块招牌，这招牌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让哈特曼来装点你的安乐窝上面这么写着，它闪现出很多不同的颜色。起先是一种耀眼的纯白色，这是斯克里普斯最喜欢的，然后闪出一种可爱的绿色，继而闪出一片红色。有一晚，他挨在他母亲暖和的身子上蜷着身躺着，注视着闪光的招牌，有个警察走上前来，“你们得走开。”他说。

是啊，从事家具业可以赚大钱，假如你懂得该怎么做的話。斯克里普斯懂得这一行的全部窍门，他把这事定下来，他要在大急流城停下。那只小鸟扑动了一下，这时显得非常快乐。

“我要给你做一个多么美的镀金鸟笼啊，我的美人儿，”斯克里普斯乐得不可开交地说，小鸟满怀信心地啄着他，斯克里普斯在暴风雪中大步向前走去。雪开始在轨道上堆积起来了，

风吹来，斯克里普斯听到一声印第安人作战时的呐喊……

第四章

斯克里普斯现在在哪里呀？夜晚在暴风雪中走着走着，他给搞糊涂了。那个可怕的晚上，他发现自己的家已经不再像个家了。他动身去芝加哥，但露西为什么出走呀？邋遢妹现在怎么

样？斯克里普斯都不清楚，倒不是说他在意，现在什么都没了，这一切全都抛在脑后了。他站在没膝深的雪里，面对着车站。车站上用大字写着：佩托斯基。

那里有一堆鹿，是猎人们从密歇根州上半岛运来的，一只鹿堆在另一只上面，都已经死了，僵硬了，在站台上被飘来的雪半掩着。斯克里普斯又看了一遍这些字，这儿真的是佩托斯基吗？

车站的屋里有个男人，在一扇小窗内嗒嗒地敲打着什么东西，他向窗外看了看斯克里普斯。他是发报员吗？斯克里普斯凭某种迹象猜测到。

他踏着地上的积雪，向窗口走去，那个人在窗内正忙着敲打发报机的电键。

“你是发报员吗？”斯克里普斯问道。

“是的，先生，”那人说，“我是发报员。”

“那太好了！”斯克里普斯高兴地说。他想直截了当地问这个人这里是否真的是佩托斯基，可他不了解美国北部的这片广大区域，希望不失礼貌。

发报员怀疑地瞧着他，这个人究竟是做什么的呀？

“听着，”他问道，“你是个相公吗？”

“不，”斯克里普斯说，“我不知道相公是什么意思。”

“哦，”发报员说，“你随身带着只鸟儿干嘛？”

“鸟儿？”斯克里普斯问道，“什么鸟儿？”

“从你衬衫里钻出头来的那一只。”斯克里普斯困惑不解了，这发报员是什么人啊？什么人干发报这一行呢？他们像作曲家吗？像艺术家吗？像作家吗？像那些在全国性周刊上写广告的广告界人士吗？或者，他们像欧洲人，被大战弄得憔悴不堪，最美好的青春已消逝了吗？他能把经历一五一十地告诉这个发报员

吗？他能明白吗？

“我当时在回家的路上，”他说，“经过了曼塞罗那中学的门前……”

“我在曼塞罗那认识过一个姑娘，”发报员说，“没准你也认识。她叫爱塞尔·恩赖特。”

再谈下去也没什么意义了，他要长话短说，他只要讲基本的要点。再说，天气真的很冷，站在这刮着大风的站台上可真冷，他有几分明白讲下去没意义。他回头看着那些码成一堆的鹿，它们僵硬而冰冷，或许它们也曾是一一对情侣，有一些是公鹿，还有一些是母鹿。公鹿长着角，可以辨认出来。拿猫来说，那就比较难了，在法国阉割猫儿，但并不阉割马儿。法国离这儿远得很哪。

“我妻子抛弃了我。”斯克里普斯突然说道。

“如果你带着只从你衬衫里钻出头来的该死的鸟儿到处转悠，那就别怪你妻子要抛弃你了。”发报员说。

“这个城市叫什么名字？”斯克里普斯问道，两人之间曾有过精神上融洽交流的难得的那一刻已经消失了。其实，他们压根儿没有过这种时刻。然而，他们原本是可以有的。现在也没有用了，要抓住已经过去的东西是没有意义的，是已经飞走的东西啊。

“佩托斯基。”发报员回答。

“谢谢你！”斯克里普斯说，他转身走进这寂静无人的北方城市。他运气真好，口袋里还有四百五十元钱。在他陪妻子去作那次酗酒旅行之前，他把一篇短篇小说卖给乔治·霍拉斯·洛里默。他本人到底为什么要出走呢？不管怎么说，这一切到底怎么样呢？

有两个印第安人在大街上向他走来。他们对他看了看，可是不露声色。他们脸上的表情保持不变，然后走进麦卡锡理发店。

第五章

斯克里普斯·奥尼尔犹豫地站在理发店外。有些人在店里让理发师刮胡子，有些人让理发师理发，还有些人坐在靠墙高背椅子上抽着烟，他们有的在欣赏墙上挂的油画，有的在欣赏着长镜子里自己的样子，等着轮到他们理发。斯克里普斯，他该进去吗？毕竟，他口袋里有四百五十块钱，他可以爱上哪儿就上哪儿。他又一次犹豫地看着理发店，这是个诱人的景象，与人相处，在暖和的屋里，穿着白大褂的理发师用剪子熟练地咔嚓咔嚓剪得很快，或者用剃刀给正在修面的人脸上涂点肥皂沫打斜地刮，这些理发师善于使用他们的工具。他仍然觉得这不是他所需要的，他需要别的什么。他饿了，需要吃东西。再说，还有这只鸟儿。

斯克里普斯·奥尼尔转身背对那家理发店，在这寂静冰封的北方城市的大街上大步走去。他一路走着，只见有几棵树枝朝下弯的桦树，枝上光秃秃的，一片叶子也没有，一直垂到地面上，被积雪弄得沉甸甸的。雪橇的铃声传进他的耳朵里，可能是圣诞节了吧。在南方，小孩子们会放爆竹，彼此叫“圣诞礼物！圣诞礼物！”啊！他父亲是南方人，曾经在叛军中当过兵，那是内战时期的事了，谢尔曼在向海边大进军时烧掉了他家的房子。“战争是地狱，”谢尔曼说过，“不过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奥尼尔

太太，我必须这样做啊。”他用一把火点着了那座有白色圆柱的古宅。

“要是奥尼尔将军在这儿，你这懦夫！”他母亲用不流利的英语说道，“你就绝对不敢一把火点着这屋子了。”

浓烟从这古宅袅袅升起，火势越来越大，团团浓烟淹没了这些白色圆柱，斯克里普斯紧紧地抓住他母亲麻毛交织的衣裙。

谢尔曼将军爬上他的马，深深鞠了一躬。“奥尼尔太太。”他说。

后来，斯克里普斯的母亲常说他当时眼睛里含着眼泪，即使他是个天杀的北方佬。此人有良心，即使他并不听从良心的支配。“奥尼尔太太，如果将军在这儿，我们就可以一决雌雄。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夫人，既然战争就是这么回事，我就必须烧掉你这房子。”

他朝一名士兵挥了挥手，那人奔上前来，把一桶火油浇在火焰上，火焰蹿起来，一大团浓烟在那风息全无的暮色中升起。

“不管怎么说，谢尔曼将军，”斯克里普斯的母亲得意地说，“这一团浓烟将警告南部邦联其他忠诚的子民们，你来了。”

谢尔曼鞠了一躬。“这正是我们不得不冒的风险，夫人。”他用靴子拍了一下马腹，骑马而去，一头白色长发在风中飘动，斯克里普斯和他母亲都再没见过他。奇怪，这会儿他竟然会想起这段往事。他抬眼一望。面前有块招牌，上面写着：

布朗饭馆最好 试试便知

这正是他用得着的，他要进去吃东西。